

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此
 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
 實不相溢故曰可彼名此實而此實而此實
 此且彼不可與此相類或以此名實於彼實
 而謂此且與彼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
 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
 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
 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
 則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
 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大功非
 則皆不命實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
 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大罪非彼人之
 罪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
 辯以致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
 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實實聖
 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於事物以施教
 若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失名非物
 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
 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實而立實由
 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
 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師三

十六

尹文子序

山陽仲長氏撰定

類四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
 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
 稱之著書一為多所彌論莊子曰不累於物
 不苟於人不校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
 民命入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
 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
 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
 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
 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
 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
 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
 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
 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
 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
 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實是道治
 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
 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開日離不待審察而
 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
 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
 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
 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微古吊
 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
 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
 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
 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
 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

類四

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沉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非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之

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_姓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_音徵好膾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膾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嚙替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_丁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_口之行求名而已故明

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扶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有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

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若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塞愚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嘆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憚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慕智勇智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

俗所不與苟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費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衣紫闔境不常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侈必為法以矯之物苟濫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遺賢之與遺愚均矣若使遭賔則治遭惡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味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

手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持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

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操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衿禁暴息兵救世之闢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貴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諸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昏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

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逞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王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微也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致賀王王得

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認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

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誠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自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微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己之是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以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察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以聲切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

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庫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照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